

第八章 義士捐金贖二美 佳人作畫寄情郎

石生自與二女識面，松、雲之外無一知者。不料端陽江上之游被母舅山公看破。時公移節關中，將欲起身，同邑諸縉紳邀請泛蒲，是日江邊鼓吹近岸者即其船。公在窗內窺見生與二女並立橫塘，又見嬉笑登舟，十分疑惑。即密令家人訪問，始知其為二妓，心甚不悅。

次日來別生母，生復不在，遂與其母言之，且為其女翠微申訂婚姻。生母含糊不應。及生歸，其母痛詈之，且曰：「瑚璉琬琰，為世所珍，瓦塊砂礫，為人所棄，你為何入了這個迷魂陣？須猛自驚省。」石生直驚得汗流浹背。生母又將山家母舅所言婚事說了一遍，生俯首無言。

轉到書房，呼書帶云：「我問你，我前日那樣吩咐你，叫你不要在太太面前多嘴，你又說了什麼？」書帶云：「我沒有說什麼。」生曰：「我到梅姑娘家去，不是你說是那個說的？」書帶云：「我倒不說，是舅老爺早上來朝太太說的。」生曰：「胡說！舅老爺怎麼知道？」書帶云：「說是昨日看龍舟的所在，舅老爺在船裡瞧見大相公和梅姑娘們站在一處說話來。」石生半晌無語。

後值山公就道，生送之。公曰：「丈夫身猶女子，須當貞潔自愛，勿使可惜。」生羞愧踟躕。公曰：「吾本欲攜汝同行，因秋闈將近，汝須謝絕塵囂，勵志經史。榜後我即作書招你，你務必來。」石生唯唯。自後其母責令更移書房，閉戶謝客，督課甚嚴。石生足不出戶，無奈作書密寄二友，囑其為二女周全，勿使抱怨。

後松、雲訪二女，二女懇切哀求。松、雲遂各出己囊，贖二女出平康。另賃一室，使二女同屋居住。鄰有一老嫗，寡而獨居，人皆呼為冬青阿姥，二女喜其清潔，招與同住。梅、柳頗工畫，學女紅之餘，揮灑尺幅。央阿姥持賣，人爭售之，饗飧之費，賴此以給。

一日，阿姥持畫出賣，途中遇一富豪名叫荊棘，見畫喜云：「是什麼人畫的？」阿姥告知其詳。富豪甚喜，將畫買了。次日竟來探訪。梅問：「是什麼人？」阿姥曰：「是昨日路上買畫的。」二女辭不出見。富豪竟進房來。二女驚惶莫措。荊棘曰：「我且在裡面坐坐，好講講話。」

阿姥亦正無計，忽聞戶外呼云：「為何大開著門沒一個人？」梅聞聲曰：「阿姥，請松相公進來。」松濤進房問曰：「這是那個？」其人認得松濤，拱手云：「松兄來了，幸會幸會！」松濤全不睬睬，問云：「你是什麼人，在此胡鬧？」荊云：「咫尺同里，兄豈不認識？不過偶來探望，彼此一般，兄台不要發話！」松濤怒罵云：「我不認得你這狗才！」揮拳欲擊，二女勸住。棘忙出門云：「怎麼有這樣野人，我且讓你。」言畢，含憤而去。

自此之後，人皆知二女有松、雲倚蔽，無人敢履其地。

石生自從閉戶下帷，倏忽兩月。一日，悄悄對書帶云：「使你去院裡走一回，將話吩咐與他。」書帶答應，來到論癡院，看見鴛兒，便叫：「媽媽，梅姑娘呢？」鴛兒見了書帶，帶著惱云：「還要來梅姑娘李姑娘，都是你家相公鎮日來搗鬼，把我兩棵錢樹子弄出去了，還要到這裡來叫魂！」書帶聽見，聲也不則，跑出門來，遇見扶芳，問云：「你家梅姑娘、柳姑娘到那裡去了？」扶芳云：「是老松和老雲兩個替他們贖了身，出院去了。」書帶云：「如今在那裡？」扶芳云：「離這裡沒多遠，兩個一搭裡住著。」

書帶回家，將鴛兒與撫芳的話說與石生。石生大喜，即回身包了個包兒對書帶云：「你還到院裡去走一回。」書帶云：「才受了他罵，還去怎的？」生云：「你去站在他家門口，等扶芳出來將這包兒遞與他，說是我送他的，央他引你到梅姑娘那裡去看看。」書帶接包。生曰：「若尋見他們，說相公知道兩位姑娘出了院，十分歡喜，差我來望望。他們若問我，你說考期近了，相公到場後才好出門。」

書帶走到院門口，恰好扶芳擎著酒壺往裡走，看見書帶問云：「你又來做什麼？」書帶將錢包遞與扶芳云：「這是我大相公送你的，要你領我到梅姑娘那裡去，不要使媽媽知道。」扶芳將包捏一捏，遞與書帶云：「你還拿著，待我把酒送進去了，出來和你同去。」少頃出來，收了包兒，二人同走。

行不上里餘，領到門前。扶芳云：「這裡頭就是，自家進去，我家裡有客，要回去了。」說一聲回身就走。

書帶走進門來，見了阿姥，即立住腳。阿姥問云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書帶云：「我是來看梅姑娘的。」二女裡邊聽見，問云：「阿姥，是那一個？」阿姥云：「我不認得他。」書帶聽見梅、柳聲音，走到房中。二女喜云：「書帶哥，你怎麼尋得到這裡？」書帶云：「有人領我來的。」柳絲取手巾與書帶擦了汗。書帶將石生吩咐之言說了一遍。柳云：「大相公為何腳影也不見？難道竟不出門了？」書帶云：「如今就要去赴考，只等場後才好出來。」梅云：「是誰在你太太面前學嘴的，把相公禁在家裡？」書帶云：「是我舅老爺說的。」二女云：「這又奇了！山老爺怎麼知道？」書帶云：「是端午那一日看龍舟，舅老爺在江頭看見大相公替梅姑娘說話，第二日就來告訴太太。太太把大相公狠狠的罵了一頓，只少打。」梅問：「太太怎生罵他？」書帶云：「我不好說，連松相公、雲相公、兩位姑娘都罵在裡頭。」柳云：「你說無妨。」書帶云：「太太說，『我只道你茶不思，飯不想，昏頭搭腦是什麼緣故，原來竟搭了兩個下流！走花街，穿柳巷，幹這樣沒廉恥的事！我要望你登天，你倒越爬到地底下去了！一個人若是好嫖好賭，還有臉面站在人面前？人家正經來替你說親，嫌長嫌短，原來被這些狐狸精淫婦迷住了！若不早些開交，我看你這賤骨頭還要被他們拆散哩！』」梅云：「那裡說起，真真有口難分，屈死了這個假老實！」阿姥曰：「這小哥兒倒學得好聽。」書帶云：「柳姑娘，你明日不要朝大相公說我在這裡多話。」柳云：「我不說，你放心。阿姥去拿茶與他吃。」

書帶云：「我回去了，姑娘們可有什麼話？」梅云：「說不了的話，卻不好要你去說。」柳云：「明日阿姥借著賣畫的因頭，到那裡去望你家相公。」書帶云：「去不得，如今書房移在後邊，緊貼著太太的房。我們說話還是輕輕的，再沒人敢進去。」梅起身云：「險些忘了。」取出一幅小畫付書帶云：「這幅條子是送你相公的，正好煩你帶去。」柳云：「怕沾了汗。」取方新帕子包好，付書帶云：「你藏好了，不要被太太看見，場後千萬請相公來看看我們，說我們望著他。」書帶應諾而回。

